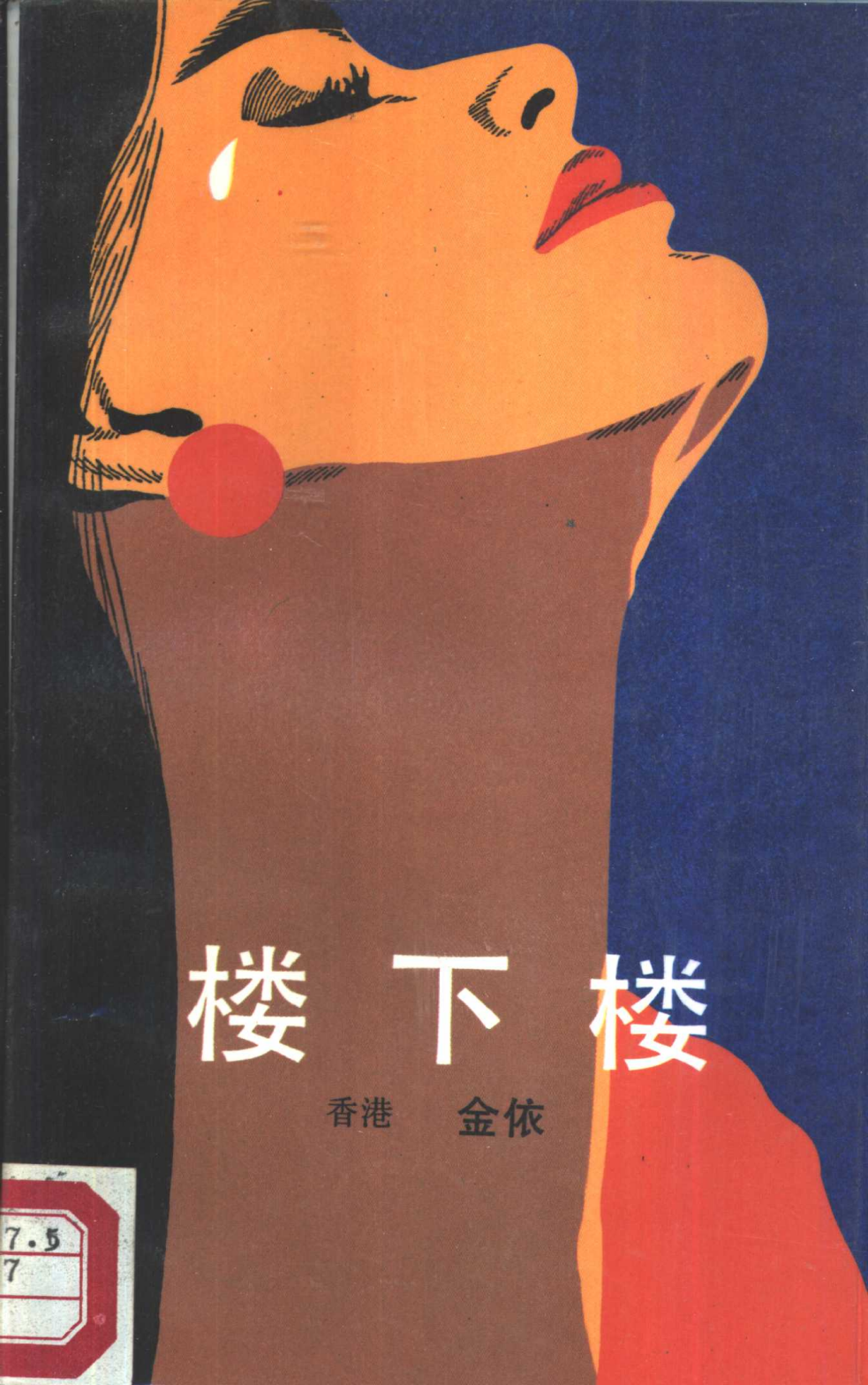




楼下楼

香港 金依



107-
6-
5

楼下楼

038625

香港 金依



女子学院 0050646

楼下楼

香港 金依 著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北京百花印刷厂印刷

787×960 $\frac{1}{32}$ ·4 $\frac{3}{4}$ ·77000

1987年11月第1版

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

社目: 187-088(7)

统一书号: 10309·195

ISBN 7-5057-0042-1/1·22 定价: 1.20元

责任编辑：张云梅
装帧设计：张志明
1987·北京

目 录

住的问题	(1)
孤独的人	(30)
新追求者	(69)
同甘共苦	(96)

住的问题

香港，据说是世界上最多高楼大厦的一个城市。

这里，过去有一句俗语说：“有钱楼上楼，无钱地下趺”。现在，却不一定是这样了。自从有了“徙置楼”，“徙置楼”又变成了“屋村”，“屋村”又越盖越高，无钱的不少也住到“楼上楼”去了。然而，并不是说这就没有了“地下趺”了。

木屋区、棚艇区之外，还有一种“安置区”，这都是还没有住到“楼上楼”去的。

人们常常看到这样的一种强烈对比：很多很多高楼大厦，很高很高，但在它们的前面，或者后面，或者在它们环抱的中间，有一批低矮的屋子，不整齐的，是木屋区；比较整齐的，便是所谓“安置区”了。

前者被称为“霸王屋”，后者呢？或者可称“合法”的木屋区吧，而它，又是介乎“霸王屋”与“徙置楼”——现在叫“乙类屋村”之间的“怪物”。

这个故事，发生在这一种“怪物”之中。

但也可以推远一点来说起，就从“怪物”的前身，“霸王屋”说起吧！

这是多年前的事了。

事情发生在九龙观塘山边。

站在这个山边，近处可以看到狭窄的鲤鱼门，远处可以看到在许多小岛屿中间的蓝塘海峡。

香港的山山水水，本来还是颇有可观的，但是，这个山边的风景，已渐渐被越来越高，越来越密的钢筋水泥森林挡住了。

这个山边附近，已经盖了不少高楼，这是观塘新兴工业区和住宅区。

且勿看风景了，还是看这山边吧。

山边有好些简陋的“霸王屋”，木柱加上旧的锌铁皮，再简单不过。

一群人正在拆屋，用锤子、锯、铁笔、绳子，动作熟练，行动迅速，拆出来的物料，搬上山边马路上的卡车。

另一群人，站在旁边，看他们拆完，搬走，先先后后的又散了。不久，又陆陆续续地回来，都带了木方、锌铁皮、铁钉和工具。一个年轻人，站在被拆去屋子的地上，挥着铁锤喊：“这一回，我要搭一间楼下楼！”

也没人理会这个青年，只见他自己比比划划，运锯舞锤，树起木柱，围上铁皮，由朝至暮，竟然盖了一间两层的小屋子，虽然下面一层，要弯腰才能钻进去，而上面一层，也要坐下来才能不顶着屋顶，但总算是两层“楼”了。

“哈哈，你们看我这幢楼下楼！”年轻人高兴

地在他的“杰作”前面挥舞锤子，得意忘形。

“难为你还有这个兴致，说不定他们明天后天又来拆掉，你的工夫不是白费？”

“招火友，你这叫什么楼下楼呀？”

“那边的高楼叫楼上楼，我这两层楼在他们下面，就叫楼下楼吧！”这年轻人招火友，在暮色苍茫中，指手划脚地回答他“邻人”的问话：“拆了七次了，怕什么他们拆八次？他拆我搭，看谁有耐心，到他们徙置我们为止？”

“招火友，带你女朋友来看你这楼下楼吧！就在这里做新居吧！地下做客厅，楼上做新房，可美妙呢！”

“象一间鸡屋，怎能做新房呀？人家招火友深谋远虑，有了徙置屋，才结婚的哩！”

“招火友，带你的女朋友，让我们见见呀！”

“拆这许多次，怎不见她来帮你搭屋呀？”

招火友只是憨笑，收拾工具，要离开了。

同在那山边搭屋的也有先后离去的，但也有就留在屋子里举炊，休憩的。

招火友把工具放在一个绿色旧帆布旅行袋里，走下山坡，在马路边候车。

真的，要不要带美妮来看看？他在想：星期日，如果拆屋的没有再来，就约她到鲤鱼门玩玩，然后到这里转一转，让她看看这楼下楼，认识一下左邻右里的患难朋友……

他上了一辆往青山道的小型巴士。

先不要告诉美妮。在车上，招火友又在想：星期日让她惊奇一下……

他在青山道下车，走进苏屋村。

他象回自己家一样，走到在苏屋村一幢楼上的他的女朋友易美妮的家。

易美妮和父亲、兄弟正在吃饭。

“还没吃饭吧？”易美妮的哥哥易永海站起来，便去拿碗筷，大家都停下筷来。

“你们先吃，我得先冲个凉。”招火友放下那袋做木工具，在五桶柜中拉开一个抽屉，拿了几件衣服，便去冲凉房——这里，简直就是他的家一样。

“留些镪菜给他。”易美妮的父亲易华善向女儿说：“他今天又不知开什么工来！”易美妮便去拿只碟子，给招火友留镪。“火友，你今天开什么工呀？”易美妮的弟弟永山，高声向冲凉房喊：“怎么近来常拿那些做木架生去开工呢？”

“他……”哥哥易永海正想说什么，招火友却从冲凉房里喊出来道：“没什么，我只是做些东西玩玩，过些时给你们看。”

招火友冲了凉出来，坐下来吃饭。

“火友，你不是要转行吧？”易永山问：“难道我学做木学不成，倒是你拾我的旧架生去做，却学得成吗？”

“不是的。”招火友道：“桐油埕总是装桐油的，做了这许多年厨房佬，怎么还去学做木呢？”

我只不过拿去玩玩罢了。”

“我可要转行了呢？”一直没有出声的易美妮却说道：“火友，我跟爸爸出写字楼做，下个月，我不去制衣厂做了。”

“哦，哦。”招火友应着：“讲成了吗？”

“讲成了。”易华善道：“也不枉她读了这几年夜校，总算是中学会考毕业，要不然，凭我的老脸，人家也不要的。”

“火友，要是当年你也象我们一样读下去，你也会象我们这样，何用做桐油埕呢？”易永山说：“要不然，我还只得去学做木工。”

“你如果做了木工，就比现在好。”哥哥易永海好象有些不高兴：“起码有一门手艺。”

“做木就一辈子做木，但我现在可以搏取前途！”易永山冷笑道：“难道象你那样好吗？”

易永海涨红了瘦削的脸孔，啪地放下筷子，要站起来。“永山！”做父亲的易华善用眼色制止小儿子说下去，又向大儿子说：“吃饭，别劳气，食不言寝不语，快吃。”

原来招火友和易永海、永山，美妮都是夜校的同学，当年年纪小，都是好朋友。火友并无兄弟姊妹，父亲招寿年又行船去了，便常到易家玩耍，好多时并留在易家食宿，已是一家人一样的了。

招火友是在西餐厅做工的，他在厨房工作，专做薯菜，由小跟了师傅，现在他也算是个师傅

038625

了，因为餐厅工作时间关系，他没能继续读夜校。

易美妮的哥哥易永海，年纪和招火友相同，易永海也是读不成书的，因自小多病，不堪功课压力，小学会考毕业没有派到学位，读了半个学期中学一年级又病倒了，歇了半年去读夜校，结识了招火友，但不久他又病发，夜校也读不成，招火友也因时间关系停了学。

这也是几年前的事了，那时候，易美妮的母亲，早已经离开了家，后来据说是另跟别人结合了，而易华善是个普通文员，经济也不十分好，独力负父母之责，抚养三个儿女。白天，三个儿女都去做工，易永海身体不好，转了很多行，没一行做得久，常常失业在家，美妮则在制衣厂做工，永山初学做木，晚上读夜学。倒是他升学顺利一点，第一个通过了会考，就丢了他的做木工具，找到了他认为“高尚”的职业。现在，美妮也过了这一关，也转行做文员了，虽然初期的入息未必比在工厂好，但她以为会有前途一些。而比较起来，最没有“成就”的，就是做哥哥的易永海了。

永山也有些瞧哥哥不起，因此，他的话，也引起了永海的反感。

招火友也有些怏怏，因为他也是读书不成的，不过，他觉得这家人似乎没有因此嫌弃他，一直当他自己人一样，特别是美妮。

他跟美妮兄妹相识的时候，大家都是孩子，

没有什么芥蒂的，他常到易家，易华善晚上常去帮人做帐，家里只有他们这几个孩子，他们常常玩做一堆，滚到一块，晚上，也一起睡在地下，许多时候易美妮就跟招火友头并头的睡在一起。

后来，易华善特地给孩子们买了几张尼龙折床，招火友也有一张。

因此，这些年来，易家几乎就是招火友的家了。

招火友只是偶然才回自己家去睡，或是他的老父招寿年随船回港，回家住三几晚的时候。

父子俩住的，是旺角一幢旧楼上的一个房间，招寿年在这地方是老住客，付的是比较低的旧租，因此舍不得搬，年来到处拆旧楼建新楼，他们这幢楼还未拆，而拆旧楼是有补偿的，他们住着，也是在等拆楼补偿。

但是，招寿年每次放船回来，都向招火友说：“就算拆楼赔一点钱，我们也很难租到别的地方住，付不起贵租呀，两个人又没办法申请住廉租屋，徙置又轮不到我们。我们做人，求的是两餐一宿，一个巢穴是最重要的，我老了，日子也不多了，你将来可要成家立室的，可要注意这个问题才好！”

父亲的话，招火友本来是不大记在心上的，特别是住屋问题，他从来没有操心过。但是，左邻右里的旧楼，纷纷地在拆卸改建新楼，拆得

沙尘滚滚，打起桩来，他的床也震动起来，直到邻座也拆了，他们这幢楼内内外外都用木柱支撑起来，他才不得不有点操心了。

但是，最使他触及这个问题的，还是跟易美妮感情的进展，使他想到父亲的一句话：“你将来可要成家立室的。”

如果“成家立室”，他要住什么地方呢？总不能住进这一幢快要成为危楼的房子。这个问题，招火友思量了很久。

按照他的身分和入息，他既不可能买楼，供楼，租房子又贵，实在是一个难题。

但他终于等到一个机会，找到一个“办法”，在他做工的餐厅里，有一个做楼面的说，有人在观塘山边搭木屋，可能获得徙置白咕，但是，一定要有耐心，因为一定会被拆。拆了得重新搭一间，而且，可能要搭许多次。这位同事本来就搭屋住在那里的，招火友见有这个机会，便跟了他，也到观塘山边搭起木屋来。

又拆又搭，已多次了，招火友并不灰心。这一回，他搭了一间楼下楼。以前，他都没告诉过易美妮，只向易永海透露过，但吩咐永海暂时不要说。

现在，他准备星期日约美妮去看看。

招火友准备向易美妮说，他希望得到徙置白咕，结婚后便可以住徙置楼了。

但必须先去注册结婚，有了证明，才可以把易美妮的名字加上去。

招火友并不准备立即结婚，他想的是，要结婚，就先得有一个巢穴。

晚饭后，招火友帮着易美妮洗碗，就约她：“美妮，星期日早上，我们到鲤鱼门玩玩，好吗？”

“鲤鱼门？有什么好玩的？”易美妮没去过鲤鱼门，因此问：“我只听人家说，到鲤鱼门吃海鲜，我们也去吃海鲜吗？”

“呵，吃海鲜吗？”招火友憨笑着，在他看来，到鲤鱼门吃一顿海鲜，只是那些消费得起的人的享受，要他掏腰包去吃一顿这样的海鲜，那是开玩笑而已。

因为他也做饭食这一行，在食物馆子做厨房的，食物的价钱他多少知道一些，到那种地方去“享受”，肯定要被人赚许多钱，这是很不划算的。

而且，他也不惯这样花费，他有钱，就储蓄起来，将来“成家立室”，总要用钱的。

这一阵，他到观塘山边盖木屋，拆了又搭，一连多次，就买木料镀锌铁皮，也用去一些钱。

易美妮提出吃海鲜，招火友自己想，那是说说笑，因此没有正面答复美妮，只是笑。

而易美妮却以为他答应了，于是也说：“好吧，那就去玩一天吧，反正我就要转到写字楼做工了，你这算是祝贺我不是？”

“呵！祝贺你？”其实招火友一点也想不到要这样做。但是，既然易美妮说了出来，他也就

随口说：“好的，好的，我们去玩一天，还给你看一样东西。”

“什么东西？”易美妮忙问。

“现在不告诉你。”招火友笑着卖卖关子：“到时让你惊奇一下。”

“为什么那么神秘？”易美妮道：“难道是发现了宝藏？”

“差不多！”招火友十分得意，因为在他想来，将来有一个稳定的巢，对他是很重要的事呢！

星期日，招火友果然一早就带易美妮出发，到鲤鱼门去。

她们搭了小巴士到观塘，招火友先不带易美妮去看他的楼下楼，而转车到鲤鱼门。

假日的鲤鱼门，“旅行”的人熙来攘往，这一条古老的小渔村，早已变成了讲究吃喝的人们假期活动的场所，开了很多装修得美奂美伦的海鲜酒家，每个星期日，红男绿女，高朋满座，享用那些新鲜而昂贵的海产。

他们穿过狭窄的街巷，两旁都是那种海鲜酒家，也有普通的饭店，和卖牛肉丸、鱼蛋粉面的小店子，那都是当地人或到这附近开工的劳动者帮衬的。

易美妮一路走一路看，看那些装着玻璃门，拉着半透明的纱帘，里面陈设豪华的海鲜酒家，打量着招火友将带她到哪一间去。

招火友看都没看，带了易美妮，一个劲地

往天后庙走。

天后庙有些巨大石块，站在石块上，可以看到与香港岛之间的狭窄航道。

大洋船通过这个航道，就好象在他们身边经过。

“有趣吗？”招火友指着前面缓缓驶过的大洋船：“看大洋船，这里最清楚了。”“有什么好看？”易美妮一点不感兴趣。“在香港，哪里看不到船？走吧！”

“你不看看这些石头吗？”招火友道：“你看，那边还有灯塔呢！”

易美妮看看那些石头，还是觉得没有什么好看。

但忽然有人叫：“易美妮，你怎么在这里？”

易美妮看时，却是她夜校时的一个女同学和一个男朋友一起走过来，那男朋友拿个照相机，他们也是来玩的。

“我也是来玩玩。”易美妮道：“怎这么巧？你们有什么节目呀？尹宝琳！”

“这位是詹先生。”这叫尹宝琳的女同学给介绍道：“今天他们的同事到这里玩，他们在那边酒家打牌，我们随便走走。到这里还能有什么节目？不是打牌就是吃海鲜，你们也来吃海鲜的吧？在哪一家呢？”

“不错，我们也来吃海鲜。”易美妮忙道：“但还不定哪一家呢！”

“我们那家也不错，”那姓詹的男人道：“我很熟的，要是你们去，我给你介绍，可以吃到又便宜又好的东西。”

易美妮听了，看看招火友时，招火友却只看着别处，根本不注意他们说些什么。

“喂，要不要到他们那家？”易美妮推了招火友一把：“他们熟呢！”

“这位是——”尹宝琳甜笑着问。

“他姓招。”易美妮只好介绍：“原也是夜校同学，不过他先转了校，所以你不认识他。火友，怎样？要不要去他们那家？”

招火友这才转过身来，看了看那两个人，又看了看他们刚才指着的酒家，摇头道：“不用，谢谢，我也有熟人，我是做饮食业的呢！”

“呵，很好，你给我们介绍吧。”那姓詹的说：“让我们下次帮衬。”

“他不是做这种酒家的。”招火友道：“而且没有打牌的地方，你们是不合适的。”

“那就再见吧！”姓詹的笑了笑，拉着尹宝琳的手便走：“我们到那边照相去。”

“替他两个照一张吧。”尹宝琳指着易美妮和招火友，招火友却连忙摇头道：“不用，谢谢，我们也走吧？”

尹宝琳他们走了。

易美妮不很高兴了。对着招火友，比起尹宝琳和姓詹的，她不禁有点寒酸的感觉。